如何“黑”意大利美食才是正确姿势

——读艾琳娜的《意大利人为什么喜爱谈论食物?》

林 颐

乌克兰作家艾琳娜·库丝蒂奥科维奇是翁贝托·埃科作品的俄文译者。老埃把艾琳娜当朋友,除了她的译著水平高、拿了一系列的奖项之外,或许还因为两人心气相投、说话合拍,还有资深“吃货”遇到另一个资深“吃货”的喜悦之情。

有一次,埃科出差斯德哥尔摩,途中买了条鲑鱼,那鱼个头奇大,又极便宜。老埃十分高兴。但后来出了点差错。旅馆打扫人员屡次三番把“鸠占鹊巢”的鲑鱼挪出冰箱,以至此鱼变质,当然是吃不成了。老埃很怨念,写了篇讽刺小文泄愤——这家伙素来就是这么“毒舌”。

艾琳娜也“毒舌”。在意大利生活了二十年,仍然像个“局外人”,她怨念自己难以加入意大利人的“晚餐谈话”。意大利人毫不在意正在品尝的美食,却高谈阔论过去吃过的丰盛菜肴、计划着要吃什么,不断评论食材质量。“他们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呢?”艾琳娜想要研究一番,于是就有了《意大利人为什么喜爱谈论食物?》这部趣味横生的饮食文化志。

秉持古罗马的实干高效,歆慕古希腊神思驰骋的风度,意大利人的烹饪方法深具古典思想。古希腊的“四种体液说”认为生物都具有血液、黄胆汁、粘液、黑胆汁,分别对应自然界的空气、水、火、土。意大利厨师在烹饪时就需要均衡这四种体液的四种特征:火热、干燥、潮湿和冰冷。没有考虑到这四种体液均衡搭配的食物是不健康的,同时还有某些食物是专用于平衡体内的四种液体的。

嗯,意大利厨师需要身兼哲学家和医学家。

至少从4世纪开始,基督教就开始宣扬禁食对精神升华的好处。要节制食用肉和乳制品,从而减少肉欲和与之相关的贪婪与好色。艾琳娜找到了一堆让人啼笑皆非的打油诗。比如《教宗的厨房》,描绘了其间鸡羊牛鱼堆积的丰盛场景。歌德也写过文章讽刺教会人士在斋戒期吃肉。特伦蒂诺地区至今还有一种面疙瘩叫做“strangolapreti”,意为“被呛到的神父”。

意识形态渗透日常生活。20世纪90年代,意大利的左派领导人在发表演说时,对那些打算退党的人说道:“跟着你们走的……会是那些在统一纪念日烤牛排的那些人。”反对派领导人则反击说,他为“在街头发海报、贴传单和煮面饺的那些人所组成的左派”感到惋惜。食物化作唇枪舌剑的政治武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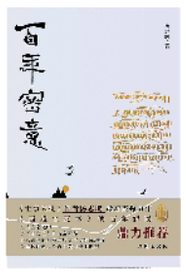
难怪艾琳娜烦恼!意大利人把“吃”搞得如此复杂。食物和烹饪所包含的各种隐喻意象,无微不至、无所不在,惹得大家群情激昂,时时要谈论一番,餐桌这种聚会场所当然就是理想的“论坛”。非土著意大利人恐怕都会“晕菜”。幸好艾琳娜是一位符号学文化学者。再来回味本书标题,不是“意大利人为什么喜爱食物?”而是喜爱“谈论”食物。“谈论”才是重点。艾琳娜的文本分析不仅包括各地区的民俗风情、饮食习俗、意大利本土和欧洲其他美食家的大量书籍,她也注重古罗马的历史、意大利的文学,以及与各种宗教典籍、制度形成的勾连交叉。她努力挖掘意大利人隐藏在日常饮食背后的民族性格。食品内含象征,餐饮隐喻符码,成就了她娴熟老练的剖解技巧。黑到深处自然粉,想做好一个“高端黑”,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

埃科所说的那种“形式和开放性、有序和偶然、传统的形式和含糊的形式之间的辩证统一”,不仅是“开放的文学”理论,作为美食评论,它在艾琳娜笔下运用自如。西红柿、辣椒、土豆、玉米……这些经常出现在意大利菜单中的食物,其实都是“哥伦布大交换”的结果。饮食不是一国一族的传统,往往体现文化的碰撞与交融。经历了几百年,欧洲才逐渐接受了这些奇怪的食物。意大利美食很早就受到似乎更精致、更讲究的法国美食的挑战,今天它们又受到譬如肯德基这样的美式快餐的威胁。1986年,意大利人发起“慢食运动”(Slow Food),影响全世界。

只要意大利还在,面饺就不会亡!当意大利人在晚餐时热烈地讨论这些话题之时,如果我们读过了艾琳娜的这部作品,我想多少还是能跟上一些他们的思路。

意大利人为什么喜爱谈论食物

“论坛”这种聚会场所当然就是理想的“论家群情激昂”时时要谈论一番“餐桌喻意象”无微不至”无所不在”惹得大食物和烹饪所包含的各种隐



《百年密意》的身后,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轮高空圆月,站着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站着鲁迅的孔乙己,站着我的父亲母亲,千千万万在苦难中忍受,在命运中抗争的国人

三生石上有天命,再回首已是百年身

——读杨志鹏的《百年密意》

方木鱼

那妇人挺着大肚子,下到地窖里取红苕,踩梯子时用力过猛,腹中疼痛,洞中产子。妇人在婴儿的啼哭声中抬头,那洞口一片光明。“这小子生在洞里,可是白天,就叫洞明吧。”

看过一篇关于昆汀·塔伦蒂诺执导的《低俗小说》的影评,文字一开始却是一段关于重庆火锅的介绍,言犹在耳:“其实火锅,给人的印象,很接近于大杂烩,各种食材往里面一扔,便成了一道绝佳的美味。”就像这篇影评说的那样:庸俗的笑话,离奇的故事,似是而非的逻辑,梦幻色彩的幻想……昆汀用他神奇的叙事方法让这些低俗的故事拥有了令人着魔的力量。我无从揣测杨志鹏是否研究过昆汀·塔伦蒂诺的叙事手法,又或者本就是英雄所见略同,但我仍愿意满怀着十足的诚意以电影人拉片子的方式还原《百年密意》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梗概。

农家子弟王洞明大学毕业后找工作,结果涉世未深的他中了别人的圈套,不得已帮助瓷器商人董世康弄虚造假,甚至做贼行窃,东窗事发后被判刑五年。出狱后,王洞明收到五十万元青春损失费,决心重头来过,在滨海城市东山开发区炒房,十年间身价飙升至三千多万元。无巧不成书,王洞明巧遇小时候的梦中情人吴言骊,经吴言骊从中斡旋,王洞明联合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周力钟、地产商人董世康、京城文化达人方一达,开发妃子山文化广场项目,进军房地产业。全书便以妃子山拆迁出了人命拉开序幕。眼见得苦尽甘来,好事将近,王洞明却陷入了穿越与轮回的梦境。从上世纪民国到五六十年代,再到八十年代,一会是长工与财主身份的互换,一会是爷爷投胎为孙子,仇人转生为儿子。梦境与现实交织,吴言骊做了周力钟的地下情人,胡江北以国企名义掠夺财富。王洞明受尽百般折磨,无法自拔,他在等待一场旷世的救赎,以图寻回命运和心灵的归宿。

历史自身常重演,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

杨志鹏这位祖籍陕西,辗转青海和山东青岛的汉子,以一颗玲珑剔透的心和一支如椽巨笔,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百年中国的变迁史。杨志鹏说,这部作品的缘起,可以追溯到将近三十年前。老家陕南两个家族命运在时代的变革中几度变迁,期间家族的衰落与复兴,充满诡异和无常。

读《百年密意》,使人不得不抱了读茅盾文学奖作品的虔诚与劲头,而这场并不轻松的阅读,更像是进行一场与自己灵魂的对话。这部书中分明有着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文学记忆,我们分明可以看到,《百年密意》的身后,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轮高空圆月,一片枝头落叶,一缕房顶炊烟,一声墙头的鸡鸣狗吠,站着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余华的《活着》,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,站着鲁迅的孔乙己,老舍的骆驼祥子,史铁生残废的顽强,余光中难解的乡愁,站着帝王将相的兴衰,商帮家族的起落,贩夫走卒的生死,站着我的父亲母亲,兄弟姐妹,千千万万在苦难中忍受,在命运中抗争的国人。

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要到哪里去?名、利、钱、权、欲,究竟哪些才是生存之必需品?如果愿意,人们甚至还可以从书中读出佛法经书的指引。就像余世存先生在序言《一切佛法皆众生法》中说的那样:“在轮回里挣扎的,无论是前世还是现世,都是人物彼此之间争一口气,争出人头地,争财富的多寡。”余世存引用藏传佛教喇嘛宗萨蒋扬钦哲却吉嘉措之言说:“这一切受苦的众生,他们无止尽地追逐快乐,却只带来不幸与伤悲。”杨志鹏先生应该是深通佛法的,他援引释迦牟尼佛两千多年前在《地藏经》中的句子说:“举止动念,无不是业,无不是罪。何况恣情杀害、窃盗、邪淫、妄语,百千罪状。”就像一个人看遍世间百态,胸中激荡,像有无数的火山上蹿下跳,左冲右突,却一直找不到突破口。直到他听到青海香池寺才旺活佛的一句话:“这一生只要我们能把一个人度了,就算功德无量了。”是的,获得自己内心的安宁,指引过哪怕一个用心活过的人生,抚慰过哪怕一颗疲惫的心灵,都是一件值得拍手称快的事。

著名钢笔画画家张军朝用了半年的时间为《百年密意》创作了十余幅插图,这样别具一格的装帧和设计,往往使我想起小时候阅读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月刊的情景。张军朝擅长描绘山水,笔下乡村冬日的老树,田间秋天的蔬菜,峻岭层叠的山石,山间奔流的小溪,与小说相得益彰。

作家林白曾经写过一篇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,除了大胆前卫的内容,题目同样让人难忘: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。其实,许多人囿于“一个人的战争”的执念与破执之中,蹉跎一生。但我更愿意用曹雪芹曾在《自题一绝》中的诗句来结束这次心灵的阅读之旅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!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?”

色彩斑斓的小说家

品名家

宋雪峰

一

每个作家对事物的认知,都有特定的角度,或者说有习惯的感知造成的不同的艺术手法。布鲁诺·舒尔茨的小说语言,更多的是从人的视觉和味觉去描摹世界。这与他的另一身份——画家——颇为相称。画家思维的特点,运用为文学表现手法的特点,在舒尔茨身上相当一致。

舒尔茨的文字不是简约的,而是像一个初学写作的大学生,拼命地填塞新鲜的词藻。他的小说语言架构,不是大方和简洁,而是另一种宗教场所式的繁复和斑斓。对于习惯于传统文本阅读的读者,看了他的小说,免不了有种种的讶异感觉。“哦,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!”“为什么大师的文字会是这样?”感叹和疑问,此起彼伏。

二

布鲁诺·舒尔茨是波兰籍犹太作家,出版过《肉桂色铺子》《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》两本小说集,1942年被盖世太保在街头打死。他生前是中学美术教师,一直默默无闻,死后名声越来越大,被誉为与卡夫卡比肩的天才作家。

舒尔茨是语言高手。没有生命的东西,他用文字赋予它们以生命的特征。比如地板上菱形花纹,在舒尔茨的笔下竟然会做美梦。白昼的热气也可以在窗帘上大口喘气,仿佛一只不听话的大狗。如此种种,有种光怪陆离的感觉,萦绕在读者的心头。

有些异域文化中人尽皆知的譬喻,在译成中文时,也增加了中国读者的陌生感。这是我们看外国小说常见的问题。舒尔茨用圣经中的“不毛之地”,形容炎热的广场的空空荡荡,多少有些令人费解。尽管我也曾读过中外好几个版本的圣经,我仍然不能确指,舒尔茨所指是哪一个章节的不毛之地。或者说,他对这个广场的描写,在概念上原本就是模糊不清的,所以他选择一个更为模糊的概念与之匹配?

三

我们必须看清这样的事实,舒尔茨并不是语言的奴仆。他在小说中的一切表现,都在指证一个事实,他才是小说语言的主人。舒尔茨玩弄语言,且玩得有声有色。他在《八月》中写道:“被夜以继日的风打磨光滑的古老房屋,把玩着大气层的射线、回声和散落在晴朗天空深处的色彩的记忆。”小说的叙述,我们历来强调客观,强调典型,如果以此来衡量舒尔茨,显然不合适。他思维独特,充满了艺术的个性。思维的错位,忧郁焦虑的个性,画家的职业眼光,犹太人的宗教情节,这些因素的存在,构建了不同寻常的小说家舒尔茨?

四

舒尔茨是用画油画的手法写小说的。色彩斑斓的调色板,厚重油腻的色彩,绘出了奇异的景象。

对于很多作家来说,语言首先是工具,是传达作者思想与情感的载体与纽带。虽然诗人和散文家也讲究语言的锤炼,但是他们仍然视语言为工具。文学的语言只有到了舒尔茨这样的作家手中,才会首先是艺术,其次才是作为传情达意的载体。舒尔茨是那种把手中的斧头柄雕满花朵的人。如果他用筷子吃饭,筷子上也必镌满细致的花纹。他的小说语言,精致之极,总是能让人忘记他所叙述的事件和人物本身。事实上,除了新奇的语言之外,他好像没有写过什么有趣的故事。就像有些名头很大的作家,虽然写了一大堆小说,但是几乎很少有读者记得住他塑造过什么成功的人物,也没有人传诵过他小说中的故事。但是,这些作品就是伟大的。舒尔茨就写出了这样的作品。

布鲁诺·舒尔茨(资料图片)

海明威爱大海

金克平

海明威(资料图片)

海明威,这位世界著名文学家,以传奇的一生留给亿万读者极深的印象。纵观他的人生道路,不难发现,大海赋予了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。

海明威爱大海,将心爱的寓所建在大海边。位于美国南端的基韦斯特岛的那座老式房子,在众多高大植物掩映的绿荫之下,院墙由非常质朴且粗糙的红砖砌成。1931年,海明威得到这座房子时已经32岁了。

那时他已经参加过“一战”,负过伤,做过多家报社驻欧洲记者,走上了文学之路。从欧洲战场回到美国时,他已出版了两部著名小说: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和《永别了,武器》。个人因此赢得“迷惘的一代”的称誉。在基韦斯特岛,海明威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,包括《午后之死》《非洲的青山》《获而一无所获》《丧钟为而鸣》等长篇小说,以及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那样令人震撼的短篇佳作。人们都说老海将他一生最好的作品都留在了这里。于是那以后漫漫20年的写作生涯中,就只剩下一部不朽的《老人与海》了。

海明威不故弄玄虚,写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。他的作品耐得住时间的磨砺。

在那个伸向辽阔大西洋基韦斯特岛的小渔村里,盛产庞大的海龟、巨大的海螺、嬉戏的海豚,还有会跳舞的美人鱼、马林鱼……居民捕鱼为生,都认识他。他自己有一条古巴人那种粘满鱼鳞的小鱼船,他喜欢坐这条船出海,聊天或观赏苍天和水上世界,陶醉在各种梦景中。小渔村离古巴很近,居民一半是古巴人。这个令人入迷的小渔村给他生活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若干年后,海明威在创作《老人与海》的体会时说:“基韦斯特岛和古巴沿岸的海水孕育出了一部举世闻名的作品。”

海明威特别喜欢在大海上捕鱼,他有一句名言:“不经过奋斗而捕到大鱼,是软弱的人干的事。”每当我想起这句名言,在我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映现出《老人与海》的景象。在一望无边的大海里,一个孤独的老渔民,以捕鱼为生,他驾着一叶扁舟,和一条前来攻击他的小船的鲨鱼顽强地搏斗着。老人对海的感情真挚深厚,就是对已成为阶下囚的大鱼也充满感情,称它为“鱼兄弟”。当死鱼引来大群鲨鱼时,老人表现了超常的毅力。老人是海明威作品中硬汉的典型,老人的这种精神是海明威这位文学巨匠的精神体现。

他的很多短篇小说,以拳击家、斗牛士、渔夫、猎人等为主人公,描写他们即使身临暴力威胁,处于死亡边缘,也面不改色。在海明威看来,硬汉应该有勇气漠视危险,临危不惧,迎战严酷的现实。

海明威热爱大海,既爱它的仁慈和美丽,也爱它的凶猛和狂暴。当《老人与海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,他透露说还要写一部大海的长篇小说。遗憾的是他提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那下一部小说,我们永远也看不到了。

本社地址:台州市市府大道358号 邮政编码:318000 电话:办公室 88516003 订户服务热线 88516333 印刷 本报印务公司 定价:每份1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:台广证002号 本报法律顾问: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显根、李钟年、蔡辉强